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金拱闓

春秋正傳卷三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昭公

敬王二十有六年晉頃十年齊景三十二年衛靈十九年蔡昭三年鄭定十四年曹悼八年陳惠十四年杞悼二年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年楚平十三年吳僚十一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正傳曰書正月葬宋元公志相恤之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志復境也善齊也幸公也憫公也左氏曰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愚謂由二傳觀之則至自齊齊侯道義之舉而公賴焉故曰善齊也以居鄆爲得入魯地故曰幸公也然猶在外耳故曰憫公也一書而三義備矣胡氏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

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為叛君曰居於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正傳曰成孟氏邑書圍成譏之也言公自伐其都也

成雖孟氏之邑而莫非魯公之境土也自伐其都是不能有其境土也不能有其境土而反自伐之則見昭公之不君矣為强臣所逐故不能有土見季氏之不臣矣左氏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即梁丘據）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

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胡氏曰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

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正傳曰書盟於鄟陵善其盟也左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也愚謂諸侯失國諸侯納之禮也春秋書之則四國恤難扶危之義見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居于鄆幸公之入境也憫公之在外也穀梁曰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正傳曰書楚子居卒志赴也左氏曰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正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正傳曰成周公羊以為東周也書天王入于成周志復正也成周者天王之都也入于成周則復正其位為天下大一統也言成周則京師在其中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正傳曰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則諸侯逸賊荆楚納叛之罪並著矣左氏曰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宫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于厥身諸

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

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

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胡氏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

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蘄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蘄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馮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

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年齊景三十三年衛靈二十年蔡昭四年鄭定十五年曹悼九年辛陳惠十五年杞悼三年宋景二年秦哀二十二年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年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正傳曰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志君之出入猶在外也左氏曰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愚謂昭公雖失國而魯君臣之義未絕也故史於君之出入

必詳書之仲尼因而存之以正名分誅亂賊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正傳曰書吳弒其君僚則亂賊之罪可得矣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堦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

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愚謂按此弒吳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書曰吳者吳亂其報畧故史書之仲尼因之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後儒以吳國之亂歸罪於季子之讓國誤矣若夫季子所謂知禮者也方光之弒君公

子掩餘燭庸皆出而季子乃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曽是以為知禮乎季子之罪獨在此耳○胡氏曰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眛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眛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

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正傳曰書楚殺其大夫郤宛著讒賊之罪也左氏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即囊瓦)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即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

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楚大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

矣國將如何愚謂此讒人費無極之亂國囊瓦之賊殺也春秋特書楚殺其大夫郤宛而罪人斯得矣何必謂稱國以殺乎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正傳曰書諸侯大夫會于扈則列國善惡之辨聖人悲喜之情見矣左氏曰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即宋樂祁犂）與北宮貞子（即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

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説甲執冰以遊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愚謂按此傳則扈之會列國之大夫為戌周謀納魯君也夫戌周為勤王納公為恤憐皆義舉善謀也可嘉矣晉鞅以取貨為詭言以敗之而其罪惡不容誅矣聖人書之其感慨之情千載有遺憾焉孰謂竊取之深意在乎一字之間乎

冬十月曹伯午卒

正傳曰書曹伯午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邾快來奔

正傳曰快邾婁之臣書邾快來奔則叛君者與納叛者之罪並見矣夫快背君而奔為叛臣魯納之為納叛昔武王聲紂之罪為天下逋逃主聚淵藪前此邾畀我庶其二叛臣來奔幷快則三叛人也魯皆納之季孫則固叛人快之來奔從其類耳然而季孫無君公然為逋逃主而無忌憚春秋書此所以並誅之其意深切矣

公如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志非禮也左氏曰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魯公子慭嘗去季氏而奔齊有女名重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又按左氏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

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愚謂按此則魯君無道不能自立見逐於臣又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連帥聲大義以誅逆賊復安宗社而乃棲身于鄆為懿子陽虎所敗而依依於齊晉之間其為不仁不孝甚矣春秋書之其憫憾之意深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憫公也

敬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年齊景三十四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五年鄭定十六年卒曹

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年杞悼四年宋景三年秦哀二十三年楚昭二年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正傳曰書葬曹悼公志相恤之禮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正傳曰乾侯晉境内邑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志非禮也左氏曰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

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愚謂魯侯見逐於叛臣不以大義告于天子方伯一
失也而依依以干人二失也入其境不造其國而次
于乾侯三失也晉人不以恤難為急無方伯之義忘
盟主之道胥失之矣春秋書之而彼此之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正傳曰書鄭伯寧卒志鄰國之大故也

六月葬鄭定公

正傳曰書葬鄭定公志恤隣之禮也而鄭葬之非禮見矣諸侯五月而葬此其速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正傳曰書滕子寧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冬葬滕悼公

正傳曰書冬葬滕悼公志恤鄰之禮也諸侯五月而葬禮也

敬王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年齊景三十五年衛靈二十七年十二年蔡昭六年鄭獻公蠆元年曹

聲二年陳惠十七年杞悼五年宋景四年秦哀二十四年楚昭三年吴闔廬二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正傳曰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閔公之久于外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正傳曰唁者穀梁以為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書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罪齊也罪齊之虛禮也左氏曰春公至自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胡氏曰遣使

來咭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咭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齊之先世甞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隣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曽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

正傳曰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譏非禮也高氏曰復如晉冀見恤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愚謂昭公知不可復進而進無恥愧之心晉侯可納而再不納為無

恤難之義皆非禮矣故春秋書之以見其罪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正傳曰書叔詣卒志忠臣之大故也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由是觀之是叔詣昭公之忠臣無病而卒聖人書此其感嘆之意深矣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冬十月鄆潰

正傳曰書冬十月鄆潰志昭公之見棄於民也○胡氏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也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芟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蘄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

為後世戒

敬王三十年晉頃十四年齊景三十六年衛靈二十八年三年蔡昭七年鄭獻二年曹聲三年陳惠十八年杞悼六年宋景五年秦哀二十五年楚昭四年吳闔廬三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正傳曰書公在乾侯志出奔也左氏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胡氏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

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正傳曰何以書志霸主之大故也

八月葬晉頃公

正傳曰書八月葬晉頃公志相恤之禮也而晉之非禮見矣諸侯五月而葬禮也速葬非禮也左氏曰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
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
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嘉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
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
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
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

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左作禹)

正傳曰何以書志暴虐之兵也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吳公子)使鍾吾人執燭庸(吳公子)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即闔廬)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

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

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愚謂吳子以徐子之不執二公子而使之奔也一怒之間遂至暴其師而滅其國奔其君而絶其宗祀虐之甚者也故春秋書而夷狄之

敬王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年衛靈九年二十四年蔡昭八年鄭獻三年曹聲四年陳惠十九年杞悼七年宋景六年秦哀二十六年楚昭五年吳闔廬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正傳曰書公在乾侯著魯君之有在也而昭公之不

君季氏之不臣益可見矣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正傳曰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著其會之非也而濟惡之罪見矣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君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恵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愚謂此私會也胡氏以為會禮非也隂謀以濟惡也若季孫之逐君四五年於外豈待召之不來而後信其不臣哉士鞅受季孫之貨為此詭言以罔其臣晉君遂為之罔季孫素衣伏行請從君而歸竟

不聞復辟而晉君遂為強臣所持而不遂納焉不特以哀魯亦可以覩晉禍之將及矣○胡氏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為逐

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愚謂如此之類則於何一字取褒貶之義乎足以見義例之不足信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正傳曰書薛伯穀卒志與國之大故也左氏曰同盟故書愚謂聖人存之於冊著相恤之義耳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正傳曰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譏之也譏晉侯之虛禮而無恤難之義也晉侯始有以師納昭公之意卒為强臣所阻而徒唁之而已何其見義不為而無勇耶晉之為晉亦可知矣晉之諸臣實與季孫聲勢相倚同惡相濟而卒以分晉其兆於此哉左氏曰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正傳曰書葬薛獻公志禮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正傳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邾婁之邑也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矣故曰直書其事而其得失自見此之謂也左氏書名重地之說徵顯婉辨豈不謬哉至於公羊以為叔術讓國之賢宜有地穀梁以為不言邾黑肱別乎邾則又皆遠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辛亥朔日有食之志天變也所以致警戒之義焉左氏載火勝金决六年此月吳入郢而弗克之説則謬妄矣

敬王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年齊景三十八年衛靈二十五年蔡昭九年鄭獻四年曹聲五年陳惠二十年杞悼八年宋景七年秦哀二十七年楚昭六年吳闔廬五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著魯君之有在也亦

以憫公也左氏曰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愚謂其人謂子家羈也子家子嘗勸公因季氏至乾侯乘一乘以入魯師必與俱歸公不能用遂坐困於乾侯如羈鳥栖栖然附於他林而莫之定止可憫之甚也春秋書此其感嘆之意深矣

取闞

正傳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書取闞志非謀也見昭公之無志於興復而取於微也而季氏不臣

之罪益著矣夫昭公為魯君魯四境之内莫非其有也昭公無道强臣據有魯國乃復取闞若取諸他國然春秋書此則君臣之罪並見矣感嘆之意益深矣

夏吳伐越

正傳曰書吳伐越志不義之師也夫師之興必有名無名斯非義矣故春秋書之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正傳曰書諸侯大夫會城成周著尊王之義也左氏
曰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
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
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
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

肆大惠復二文文侯文公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

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愚謂此

本傳也是時王室危亂諸侯用命以城成周則尊王之心猶不忘也故春秋書以與之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愚謂此論鑿矣成周非地名乃東都之名其來久矣則春秋安得變成周之名而為京師若云京師則與西周何别乎或云京師或云成周其義一也不然則後書晉執宋仲幾于京師又何耶以此見義例

之不足信也已文定感其小者棄其大義奚可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正傳曰書公薨于乾侯志非正也而昏君逆臣之罪並著矣左氏曰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

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

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愚謂史墨言名器不可假人探本之論也魯君之失國而客死於他境其咎在此矣至於三五陪貳之説妄矣反以啓强臣無君之

心謂若天造地設者其助亂之罪不小矣○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國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俘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

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
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
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
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
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
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正傳卷三十三

春秋正傳卷三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敬王十一年 元年 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正傳曰書春王而不書正月者何史之逸文也於此見春秋魯史之文非仲尼之加損也公羊以為公即

位後故無正月穀梁以為定無正明不得正始胡文定從之以為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定公無正皆非也蓋定公即位後在夏六月何以先時去其正月見其無正始耶凡春秋春王正月史氏書時月紀事之法其文以春字為讀王正月為句言在春時王之正月也謂之正月者以為正之月周則子月是也今書春王而不言

正月以為定公即位不正故不書是何文理耶陸象山謂諸儒說經之謬莫甚於春秋皆此之類也故春秋之不明諸儒壞之也或上春王連下三月為文亦非也他年或有如此者即位之元年豈有不書正月之理斷為史之缺文無疑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正傳曰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者何公羊子曰主人習其讀問其傳而伯討可知矣夫晉率諸侯城成

周尊王之義也宋仲幾不肯受功而晉執之伏義也而歸于京師伏義以尊王也左氏曰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植板幹也）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即小邾號）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

邳仲虺（即奚仲後）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愚謂觀此則晉之執仲幾誠

伯討矣公羊以稱人為貶大夫專執胡氏從之則皆非矣夫士伯以晉君之命而行必有專制之法宋仲幾不受功為無王其罪可執而執之其歸于周將付之司寇中間豈無晉侯之命而歸之周者而遽以為專執而貶之可乎稱人者他國之史稱之之詞耳惑其小者棄其大義必斯言之謂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正傳曰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見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也而罪人斯得矣夫昭公為季孫所逐客死于乾侯且薨至此七月矣然後喪至自乾侯是使昭公不得正其終者季孫也禮君薨而世子即位于廟見羣臣而後喪服所以定位防變也昭公薨至此七月矣喪至又六日然後即位是使定公不得正其始者亦季孫也春秋詳書之所以誅季孫之罪者深切至矣左氏曰叔孫成子（叔孫婼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

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留也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句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昭公二子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庶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

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

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

乾侯戊辰公即位○胡氏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

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

是月之戊辰葢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

周書顧命考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

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

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

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已葬我君昭公

正傳曰書秋七月癸已葬我君昭公志國之大事也

而非禮之失强臣之罪並見矣夫諸侯之喪五月而

葬禮也昭公甍至此七月乃葬遲而非禮矣是孰使

之然季氏之不臣為之也春秋書之所以誅季孫也

左氏曰季孫平子使役如闞有魯羣公墓公氏將溝以溝分界焉

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正傳曰書九月大雩志非禮也大雩天子祭天以禱雨既非魯之得用又龍見而雩禮也必待旱而後禱非禮也并失之矣

立煬宮

正傳曰書立煬宮則非禮自見矣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曰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煬宮非禮也愚按煬公伯禽之子祧毀之主也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故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季平子因昭公之出乃禱諸煬公煬公有靈且怒而誅殺之矣其肯受其禱乎其肯享其立宮乎悖禮甚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正傳曰書隕霜殺菽志災異也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胡氏以為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愚謂霜殺菽陰極之徵臣强君弱之象也是時季孫陵君無上故有此應

敬王十二年

二年　二年晉定四年齊景四十年衛靈二十七年蔡昭十一年鄭獻六年曹隱二年陳惠二十二年杞悼十年宋景九年秦哀二十九年楚昭八年吳闔廬七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正傳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書雉門及兩觀災志變也而魯以諸侯僭天子之禮亦並見矣人火為常天火為變天之所以儆示乎魯之君臣亦切至矣災公宮雉門切近災也及兩觀言不足以觀乎遠邇也是時君弱臣強權移於下季氏逐

昭公制定公切近災之象也三綱陵夷不足觀于遠邇之象也

秋楚人伐吳

正傳曰書楚人伐吳志非義也見吳之召釁也左氏曰桐小國叛楚吳子使舒鳩氏楚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楚守巢大夫愚謂由

是觀之則吳人詭謀以名楚而敗之罪不在楚而在吳矣春秋書之使人讀其文考其事而其竊取之義可見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正傳曰新作者改作也何以書罪僭竊也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修大也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

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年齊景四十一年衛靈二十八年蔡昭十二年鄭獻七年曹隱三年陳惠二十三年杞悼十一年宋景十年秦哀三十年楚昭九年吳闔廬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正傳曰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志君之出入也而失禮之舉召辱之恥並可見矣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下不告于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愚謂諸侯朝覲聘問邦交之禮也定公為逆臣所立不先行

聘告之禮因晉之怒而後往朝霸主則非禮矣名見拒之辱不亦宜乎春秋詳書以非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正傳曰書邾子穿卒志與國之大故也左氏曰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秋葬邾莊公

正傳曰書秋葬邾莊公志與國之大事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正傳曰書盟于拔志非禮也左氏曰冬盟于郯修邾好也非也邾子初立不脩朝王事大夫之禮而與大夫私盟且君臣同盟皆非禮也而是時臣强君弱並可

見矣

敬王十四年四年晉定六年齊景四十二年衛靈二十九年蔡昭十三年鄭獻八年曹隱四年弑陳惠二十四年卒杞悼十二年卒宋景十一年秦哀三十一年楚昭十年吳闔廬九年

春王二月癸已陳侯吳卒

正傳曰書陳侯吳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正傳曰書公會劉子晉侯及諸侯于召陵侵楚善攘夷也而不行討伐之禮焉見晉侯霸圖之失也先王之法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夫討者出命以誅罪天子之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以誅罪諸侯之事也楚恃其强憑陵諸夏晉上請天子合諸侯奉天子之討以誅之是得諸侯行伐之義矣今天王不出命以行討使王人劉子亦雜於列國之間天子之討固如是耶晉侯為伯不能率諸侯奉天子之命聲其

罪而誅之而徒為盜賊之行以行侵焉諸侯之伐固如是耶春秋直書其事而非之之義自見矣左氏曰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愚謂

晉為伯主以王命率天下諸侯而伐楚乃荀寅以蔡貨之故不能直己以聲大義但行侵而還此功之所以不能成也○胡氏曰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馮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立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

曰侵楚陋之也愚謂實不能聲罪致討而侵之也程胡二子皆以為無功而還故書侵陋之也非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正傳曰書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罪暴虐也左氏曰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愚謂沈固有罪奉天子之命問其罪而伐之可也蔡不奉天子之命而受命於晉人可乎又從而滅之可乎又從而以其君歸而殺之可乎吾見沈之

罪輕而蔡之罪重矣且晉人取貨於蔡不得而辭蔡

遂以無功晉之負蔡與沈等耳春秋書此皆所以罪

蔡也胡氏以為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

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其言則支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正傳曰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非其盟也以魯之求

比于諸侯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

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胡氏曰定公之立上

不告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如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故書公及者内為志也愚謂二子之言是也春秋書此則其非會盟之正畀屈之志蓋由於不能正始皆可以考其實而知其君臣之罪矣○左氏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即祝佗子魚辭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説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

杞伯成卒于會

正傳曰何以書志憫也以其卒于會也

六月葬陳惠公

正傳曰何以書使人因葬而考其會陳子忘哀之罪

見矣高氏曰此此見諸侯背殯出會也盖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許遷于容城

正傳曰此楚遷之也書許遷于容城罪楚也楚人遷許與許君之不能自立其罪並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正傳曰劉卷即劉蚠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愚謂非也天子之卿大夫視諸侯故有赴則書所以尊天子也所以賢其賢也

葬杞悼公

正傳曰書葬杞悼公志恤小之禮也

楚人圍蔡

正傳曰書楚人圍蔡則楚之憤兵蔡之召釁並見之

矣左氏曰楚為沈故圍蔡由是觀之則蔡以滅沈而召釁楚以憤怒而興兵一間耳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正傳曰書二國伐鮮虞著陵弱暴寡之師也

葬劉文公

正傳曰書葬劉文公著非禮也王臣無外交劉文公天子之卿大夫魯不當葬故書以著其非焉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正傳曰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著攘夷之師也左氏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即沈尹戌謂子常即囊瓦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楚大夫）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

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才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

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吴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曰吴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

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愚謂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吳本夷狄能聽蔡侯之請而伐楚攘夷狄以尊中國是吳亦進而為中國矣是有憂中國之心可以愧晉之為霸主不能存中國之諸侯者多矣故春秋書其伐以與之又書楚之敗奔以褒其全功也後儒不知吳子為伯號而云稱子以與之殊不知書其事而善之之義已見不待

乎稱子與否也胡氏又為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誅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憂中國之實故不書救非也蓋春秋書其事而救隣難憂中國之義見矣不待乎書救與否也使春秋不與吳之救蔡則此書也竊取之義烏乎在

庚辰吳入郢

正傳曰獨稱吳者史承上而省其文耳公穀胡氏皆以為反狄道非也書吳入郢則其窮兵黷武之罪自

見矣不在乎去其子乃罪之也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以出涉睢水名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宫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宫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

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畀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畀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芉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

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
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
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
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于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㬉梁曰何以謂之吴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

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愚謂先王之道天子討而不

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奉天子之命致討而問其罪

弔其民而止耳不狥利不逞怒不窮兵不黷武夫郢

者楚國之都也入其都則窮兵黷武逞忿狥利固為

三王之罪人矣雖無分室淫瀆之事猶不免於春秋

之罪況其傳如此乎

敬王十五年晉定七年齊景四十三年衛靈三十年蔡昭十四年鄭獻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年秦哀三十二年楚昭十一年吳闔廬十年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陰侵陽下陵上之象

夏歸粟于蔡

正傳曰歸猶送也魯送之也何以書歸粟于蔡徹相恤之恵也左氏曰以周亟（急也）矜無資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愚謂春秋書歸粟取諸侯周急相歸之小義而其恤隣從簡書之大義則無之夫蔡困於楚兵之圍則坐視而不救此春秋所以進吳之

救蔡而微魯之歸粟於是諸侯之罪自見矣曰諸侯皆歸而不言諸侯者何也春秋魯史也書魯之事諸侯未有報則不得書也

於越入吳

正傳曰於越即越也云於越者夷方言也即其俗言稱之書於越入吳交譏之也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吳之破楚以解蔡圍有安中國之功然而趨楚利而忘後備越窺吳兵之在楚掩其不意而入之

肆其夷狄貪殘之行而忘大義故是書也於越見其忘義於吳見其忘備交譏之義具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正傳曰書季孫意如卒循國卿之常禮也使人求其平生逐君之罪惡則定公不能誅罪而使得其常以卒有遺憾矣左氏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

怨馬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_{即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_{不敬子洩也}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_{欲陽虎行其志也}○胡氏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

志其雖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辛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愚謂習讀問傳凡觀春秋者皆當如此胡氏何獨明於此而惑於他耶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正傳曰書叔孫不敢卒志國卿之大故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正傳曰書圍鮮虞志非義也左氏曰晉士鞅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愚謂以大字小霸主之道也晉乃圍

鮮虞以報觀虎之役是憤兵也非義甚矣

敬王十六年晉定八年齊景四十四年衛靈三十一年蔡昭十五年鄭獻十年曹靖二年陳懷二年杞僖二年宋景十三年秦哀三十三年楚昭十二年吳闔廬十一年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正傳曰書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交譏之也左氏曰

鄭滅許因楚敗也據此則許以中國諸侯而恃附荆

楚之夷為楚四遷國都卒不能賴楚以全其國見滅

於鄭以亡宗社許固有以自取之矣鄭之於許非有問罪之義而擅興大衆以滅其國絶其宗祀而俘辱其君暴亦甚矣故春秋書之以並見其罪

二月公侵鄭

正傳曰書公侵鄭見非義之兵也左氏曰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鳧名鳧成之昭兆名龜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傚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愚謂此本傳也觀此則魯之侵鄭乃以鄭之伐胥靡故為晉討之耳夫鄭有罪而問之與鄭兵加於己而應之可也今

乃為晉報怨而討之又行侵暴之事春秋書以罪之

公至自侵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侵鄭始終乎非義之舉也公為晉報怨以構怨而危其國則其告廟之詞亦難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譏非所如也左氏曰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愚謂觀此則季桓子非所獻

而獻矣夫魯既為晉討鄭以助其憤又獻鄭俘以為媚其如晉也非聘問之禮矣況二事兼行乎故春秋書其如晉以非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正傳曰此何以書志非義也使人讀其文求其事知由强臣之讒致君於非義之罪矣左氏曰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

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愚謂觀此則宋來修好於晉而晉以小故執其行人可謂禮義乎致

君於非禮非義者范獻子與趙簡子爭權為之也然則晉之為晉可知矣○胡氏曰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謂書晉人者魯史總稱他國之詞或謂稱人以執非伯討則非矣夫晉君以讒臣之言而執他國行人於行禮之時其不為伯討有不待稱人而後知之矣

冬城中城

正傳曰書城中城譏非禮也冬城時也何以非禮曰不正雖時亦非也左氏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愚謂二者皆非矣夫城其中以外城外之民非也三家為之以自張其勢亦非也春秋書之而義自見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正傳曰忌何忌書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著二氏之擅興也無公命也杜氏曰鄆貳於齊也高氏曰鄆

自昭二十五年齊取之以居昭公後鄆雖潰而猶貳於齊何忌不言何史之闕文也公羊以為譏二名非禮非也春秋書二卿圍鄆則見其無公室兆於此矣又按左氏其明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則見其無三桓之機亦兆於此矣

敬王十七年

七年晉定九年齊景四十五年衛靈三十二年蔡昭十六年鄭獻十一年曹靖三年陳懷三年杞僖三年宋景十四年秦哀三十四年楚昭十三年吳闔廬十二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史之舊文也史法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正傳曰鹹衛地書盟于鹹志善會也左氏曰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愚謂徵會于衛故齊鄭於衛地盟之是時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天王處于姑蕕以避其亂晉為盟主不能興勤王之師霸圖隳矣故齊景公

與鄭伯盟而徼會于衛以復興桓公之霸業也故春秋善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正傳曰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志非義也行人之如齊其事傳不可考以上文齊鄭盟鹹左氏以為徵會于衛下文齊衛盟于沙蓋必衛侯貳齊而不與會故齊執而侵之然後乃與盟于沙也然齊方會盟諸侯以興霸圖衛不與會舉兵向之問其罪則

衛無不服而齊為伯討矣不此之圖而執其行人行人何罪焉潛師掠境境内之民何罪焉是舍大義而窺小利不足為霸矣故春秋非其執與侵也穀梁以為重結先儒又以稱人為貶皆義例之誤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正傳曰沙晉地書齊侯衛侯盟于沙譏劫盟也夫盟者忠信之薄也況劫盟乎齊鄭徼會于衛衛使行人辭之齊執其行人以伐其國乃與盟于沙非劫盟乎

何以質諸鬼神而結其忠信乎左氏曰衛侯欲叛晉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

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愚謂此左氏傳聞附會之

過也審如是則衛靈公之詭謀齊景公之詭行皆背

忠信之大者也何以相固結乎何以盟告于鬼神乎

大雩

正傳曰書大雩志國之大事也而其非禮見矣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正傳曰何以書志讐也而齊報怨之罪見矣夫魯方意如逐君定公擅立齊於是時不能約與國興師而問罪今齊鄭為黨惡魯事晉故為鄭伐魯且報二卿圍鄆之怨則非義兵矣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正傳曰書九月大雩志國之大事也而其非時非禮並見矣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史之法也

春秋正傳卷三十四